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 霍松林

主编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霍松林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 霍松林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 (2005. 6 重印)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ISBN 7—5325—3054—X

I. 古... II. 霍... III. 文学理论—中国—古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5075 号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霍松林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先锋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 字数 329,000

2002 年 7 月新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19,201—22,500

ISBN 7—5325—3054—X

1 · 1492 定价: 19.8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各高等学校文科都开设了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的课程。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比较差，师资力量也显得薄弱，因而对于古代文论的讲授和学习，都有一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早在一九八〇年，重庆师院、贵阳师院、西南师院和南充师院的同志倡议编写《古代文论名篇详注》，得到了原教育部高教一司与有关院校领导的支持。于是成立编委会，商讨编写原则和体例，分工编写。第二年六月在重庆师院举行审稿会，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修改，然后由南充师院中文系负责印刷，先供编写单位试用，并分寄全国有关专家，广泛征求意见。一九八三年春举行编委会，根据试用情况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又作了必要的加工，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编写原则是：既适于教师讲授，又适于学生自学。其体例是：精选必读名篇，文内用夹注，文后附说明。“夹注”力图作到：一、特殊的虚词、实词及句子，加以注音、

释义及语法说明；二、难句今译或用通俗语言讲解；三、重点词语注明出处，艰深的引文作必要的解释。“说明”的意图是：一、简介作者生平、思想和在文论方面的成就；二、节录、节选的篇章，介绍原著梗概和有关情况；三、以分析本文为主，不但撮述文论要点，并指出段落大意及段与段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便学生充分掌握。

参加本书编写的同志有：北京师院漆绪邦，吉林大学张连第，武汉师院张国光，昆明师院王彦铭，齐齐哈尔师院解希三，河南师大毕桂发，新疆大学张佩玉、秦绍培，新疆师大王佑夫，贵阳师院关贤柱，南充师院吴熙贵，西南师院刘健芬，重庆师院黄中模、王开富，陕西师大霍松林、胡主佑，安徽师大梅运生，内蒙古师大申建中。

经编写组全体成员推选，由黄中模、关贤柱、张连第、漆绪邦、霍松林任编委，霍松林兼主编。编委会常设重庆师院中文系。

这部书稿出自众手，虽经编委和主编多次审改加工（王开富同志参加了审改加工工作），质量仍不平衡，体例也不够统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动，谨致衷心的谢意。

这部书原是为了克服古文论教学的困难，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写，可作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古文论爱好者自学之用。已列入国家教育委员会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〇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限于我们的学术修养和理论水平，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地希望得到同志

们的批评和指正,帮助我们做好进一步的修改工作,为提高教学质量、建设精神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先 秦

尚书·尧典(节录)	(1)
论 语(选录)	(5)
墨 子(选录)	(14)
庄 子(选录)	(21)
荀 子(选录)	(28)

两 汉

毛 诗 序	(39)
史记·太史公自序(节录)	司马迁(47)
论衡·艺增(节录)	王 充(57)
两都赋序	班 固(67)
楚辞章句序	王 逸(76)

魏晋南北朝

典论·论文	曹 丕(85)
文 赋	陆 机(93)
文心雕龙·神思	刘 勰(119)
文心雕龙·情采	刘 勰(129)
文心雕龙·物色	刘 勰(138)
文心雕龙·知音	刘 勰(145)
文心雕龙·序志	刘 勰(154)
诗 品 序	鍾 嵘(164)
文 选 序	萧 统(182)

唐 宋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陈子昂(197)
戏为六绝句	杜 甫(202)
诗 式(选录)	皎 然(208)
与元九书	白居易(224)
答李翊书	韩 愈(246)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253)
与李生论诗书	司空图(261)
答吴充秀才书	欧阳修(268)
上 人 书	王安石(274)
书黄子思诗集后	苏 轍(279)
答洪驹父书	黄庭坚(285)

论 词	李清照(291)
题酒边词	胡 寅(298)
岁寒堂诗话(选录)	张 翥(303)
沧浪诗话·诗辨	严 羽(315)

金 元 明 清

论诗三十首(选录)	元好问(327)
词 源 序	张 炎(336)
录鬼簿序	鍾嗣成(341)
与李空同论诗书	何景明(346)
叶子肃诗序	徐 渭(357)
艺苑卮言(选录)	王世贞(361)
童 心 说	李 贽(368)
牡丹亭记题词	汤显祖(376)
答吕姜山	汤显祖(377)
曲 律(选录)	王骥德(382)
雪涛阁集序	袁宏道(396)
诗 归 序	鍾 惺(404)
醒世恒言序	可一居士(411)
序 山 歌	冯梦龙(417)
读第五才子书法	金圣叹(421)
闲情偶寄(选录)	李 渔(439)
原 诗(节录)	叶 燮(459)
鬲津草堂诗集序	王士禛(486)

石头记缘起(红楼梦第一回节录)	曹雪芹(491)
论文偶记(选录)	刘大櫟(499)
答沈大宗伯论诗书	袁枚(509)
花部农谭序	焦循(517)

尚书·尧典(节录)

帝曰：帝，指舜。曰，说。以下是舜对夔说的话。“**夔！**
命女典乐，教胄子。夔，人名。女，同汝，你。典乐，掌管音乐。
冑(zhòu 宙)，长子。全句的意思是：任命你主管音乐，教育子弟。**直而**
温，正直而温良。**宽而栗，**宽弘而坚毅。**刚而无虐，**刚强而不
暴虐。**简而无傲，**简易而不傲慢。**诗言志，**诗用来表达人的
情志。**歌永言，**永，动词，延长。这句意为，歌，就是延长诗的语言。
即把诗抑扬顿挫地唱出来，以突出诗所表达的情志。**声依永，**歌
声的变化，要依照“永言”的要求。**律和声。**律，我国古代的音乐
术语，即“十二律”。从低音到高音，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
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奇数又合称“六律”，
偶数又合称“六吕”，故合起来又称“十二律”。这句意为用音律来调
和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八音，我国古代的八类乐器，
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克，能够。夺伦，打乱条理。这两句
意为，各种器乐的伴奏能够和谐，不要互相干扰。**神人以和。”**这

句意为，人、神以此而达到和谐。夔曰：“於！於(wū乌)，叹词，这里表示赞成，相当于“噢”。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予，我。拊(fǔ 府)，轻敲。石，石磬。率(shuài 帅)，都，或解为“相率”，亦通。这两句说，我敲打石磬，百兽随之起舞。

说 明

《尚书》(也称《书》、《书经》)，是战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尧典》是其中的一篇。伪《古文尚书》把《尧典》的下半篇分出，并增加二十八字，称为《舜典》。

从《尧典》中节录的这段文字，是我国古代文论的最早记录。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舜命夔用“乐”教育子，使他们“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阐明了文艺的教育作用。

二、从“诗言志”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讲述了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具体情况。“诗”，只是“乐”的歌词。它要唱出来，还有乐器伴奏。夔回答舜的话，又补充了与诗歌、音乐相结合的舞蹈。所谓“百兽率舞”，大约是指原始社会的图腾舞；百兽，并不是各种野兽，而是化装的各种动物图腾。这段文字说明，在上古时期，诗歌、音乐、舞蹈是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的。《乐记》中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也讲的是这种情况。

由于诗歌本来是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因而诗的语言具有音乐性。在诗歌脱离音乐、舞蹈而独立之后,语言的音乐性仍然得到继承。我国的古典诗歌一般都有和谐的节奏和韵律,表现出音乐美,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值得珍视。

三、这里提出的“诗言志”,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的基本特点,如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里所说,它是我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

“志”,其本义指志向,但笼统地说,它指人们的主观方面,包括我们所说的思想感情在内。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哀乐之心”,当然指的是感情,而感情又不能脱离思想。《毛诗序》先说“诗者志之所之”,接着又说“情动于中”,也把“志”与“情”看成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东西。但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历代文人往往把“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以“情”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遂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缘情”的对立。

“志”是属于主观方面的东西,不说诗歌反映现实,而说“诗言志”,是不是只强调主观方面而忽视了客观方面呢?不然。人们的“志”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并由一定的客观现实所激发,才不得不“言”的,因而“言”了“志”,也就反映了现实。班固用“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解释“诗言志,歌永言”,他所谓的“感”,就是感于物。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里所说的“感物吟志”,锺嵘在《诗品序》里所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讲的都是

这个问题。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里讲得更明确:“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言)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就是说,诗人被使人“悦豫”的“外物”所感,就以“悦豫”的激情歌颂那使人“悦豫”的“外物”;诗人被使人“忧愁”的“外物”所感,就以“忧愁”的激情怨刺那使人“忧愁”的“外物”。由此可见,所谓“诗言志”,并不是忽视反映现实,而是要求诗人在有了对现实的真情实感的前提下以抒情的笔触,反映激动过他的现实。这就把诗歌创作同干巴巴的说教区别开来了,同冷冰冰的现象罗列区别开来了。

早在《尧典》中就提出的“诗言志”的诗歌理论,对我国历代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志”有不同的时代内容,必须作具体的分析。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批判地继承“诗言志”的优良传统,用诗歌“言”社会主义之“志”,那还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诗歌的繁荣发展的。

论 语(选录)

子贡曰：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谄(chǎn 产)，巴结，奉承。‘何如，怎么样？’子曰：子，学生对孔子的敬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未若，不如。好(hào 浩)，喜爱。全句是说，那还不如虽然贫穷却很快乐，纵然富裕却谦虚好礼的人。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指《诗经》，所引两句，见《诗经·卫风·淇澳》。切、磋、琢、磨，本来指切割、雕刻骨、角、象牙、玉石的工艺，子贡用这两句话，比喻品德修养方面的精益求精。其斯之谓与？”其，在这里表示委婉的语气，可译为“大概”。斯，同“此”。与，同“欤”，“吧”。子贡的话意为，《诗经》上说：要象对待骨、角、象牙、玉石那样切磋它，琢磨它。大概说的是这个吧？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的话意为，赐呀，现在可以跟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事，你就能推知

未来的事。

——《学而》

子曰：“《诗三百》，即《诗经》，古人举其作品的约数，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蔽，概括。之，代《诗三百》。曰思无邪。”邪，不纯正。全句是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

——《为政》

子曰：“人而不仁，而，却。这一句意为，做了一个人，却不仁。如礼何？这句意为，怎样来对待“礼”呢？即没有条件讲“礼”。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认为“仁”是“礼”、“乐”的前提，所以说“不仁”的人就谈不到“礼”、“乐”。

子夏问曰：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前两句见《诗经·卫风·硕人》，后一句不见于今本《诗经》。倩(qiàn 欠)，面貌姣好。盼，指眼睛黑白分明。素，白底。绚(xuàn 炫)，文采。素以为绚，意为在洁白的底子上施以文采。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绘画后于白底，即先有白底子，然后才能在上面画花。曰：“礼后乎？”礼也在后吗？礼在什么之后，子夏没有说明，根据儒家的主张，礼应当在“仁义”之后。子曰：“起予者商也！起，启发。由于子夏从“绘事后素”联想到“礼后”，所以孔子说：“启发我的人，就是你商啊！”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关雎》，《诗经·国风·周南》的第一篇。淫，过分。伤，悲伤。

子谓《韶》，韶(sháo 勺)，相传为舜时的乐曲。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武，相传为周武王时乐曲。尽美矣，未尽善也。美，就声音而言；善，就内容而言。《韶》的内容是表现舜接受尧的“禅让”，能继承尧的德业。《武》的内容是表现武王伐纣，建立新王朝。孔子是主张“以德服人”的，所以说前者“尽善”，后者“未尽善”。

——《八佾》

子曰：“质胜文则野，质，质朴。文，文采。野，粗野。文胜质则史。史，浮华，虚浮。文质彬彬，彬彬，文与质配合适当的样子。然后君子。”

——《雍也》

子曰：“兴于诗，修身从学《诗》开始。兴，起、开始。立于礼，在“礼”的基础上修身、立身。成于乐。”在“乐”的陶冶中完成品德的修养。刘宝楠《论语正义》：“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盖诗即乐章，而乐随礼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

——《泰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把政事交给他（去办）。不达；不通达政事，完不成任务。使于四方，不能专对；派他出使外国，不能独立地应酬、谈判。对，对话、回答问题，这里泛指外交。春秋时代办外交，常常借助于引用诗句。虽多，亦奚以为？”奚(xī 西)，何。这句是说，即使读了很多诗，又有什么用处呢？

——《子路》